

忆童年



忆童年

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一九七五年 沈阳



忆 童 年

辽宁人民出版社编辑、出版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丹东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23½
字数: 35,000 印数: 1—20,000
1975年9月第1版 1975年9月第1次印刷
统一书号: 10090·153 定价: 0.15元

目 录

我的童年.....	1
就是不进贡.....	13
童工的怒吼.....	21
小奴隶的反抗.....	33
十七年苦水.....	39
决不许旧社会复活.....	45
放牛娃的苦难.....	51
牢记腿上的伤疤.....	59
冲破牢笼.....	67

我的童年

沈阳纺织厂老工人赵承义 口述

马秋芬 整理

每当我路过宽敞明亮的教室，看到孩子们在党的阳光下幸福的学习；每当我看到一群群活泼可爱的“红领巾”在五·七小工厂、小农场欢天喜地的劳动；每当我看到红小兵们写的生动有力的革命大批判文章，我的心情常常激动得象翻腾的海浪似的不能平静。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想到我的童年，总要把今天孩子们的幸福生活和我的童年对比，越比越激发我对社会主义的热爱，越比越增强我对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深厚阶级感情，越比越坚定我捍卫无产阶级专政的决心。

下面，我就讲讲我的童年。

我的老家在山东省。从懂事那天起，看到的就是地主三天两头逼债的凶恶嘴脸，是爹、娘愁苦和愤怒的面容。那时，在我家听不到爽朗的笑声，听到的却常常是小弟弟饥饿的啼哭声。后来，我家被地主逼

得实在活不下去了，俺爹就挑上一副担子，一头挑破烂东西，一头挑弟弟，领着娘和我，走上了逃荒闯关东的路。

我扯着娘的破衣襟，紧跟在爹的后边。心里想：

“‘关东’是啥样呢？也许熬到那就有苞米窝窝头吃啦？”我把腰上系的麻绳头勒得紧紧的，不让肚子“咕咕”乱叫，省下一口讨来的糠菜团，好让爹多吃点。因为爹有了劲，好早点到“关东”啊！我忘记了绕过多少座山，踏过多少条河，度过多少个风天，挨过多少个雨夜，反正爹的三双草鞋全变成了草帘帘，脚底的茧子都变成又厚又硬的鞋底啦。一天，我们总算迈到了一个热闹城市。爹说，是到奉天（现沈阳）了。

在几个不相识的穷大叔的帮助下，俺家在小西门里大井沿那个地方落了脚。第二天，爹起大早到工夫市去卖工，娘扛着破筐去讨饭，我饿着肚皮背着弟弟，等着爹娘带回来吃的。弟弟在我背上直嚷：“找娘呀，饿呀！”我就背着他迈出门。到街上一看，好热闹啊！左边是大丝房，右边是什么金店，还有高门楼的大旅馆……。我心想：这么阔的地方，爹总能挣点钱给俺买回点吃的吧。可是，直等到店铺都关了板，俺爹才默默地低着头走回来。我一头扑上前，用

手摸摸爹左边的口袋，空空的；提提爹右边的口袋，瘪瘪的。我看了一眼干瘦干瘦的弟弟，扭过身子掉下了眼泪。

不一会儿，娘也回来了，但没有要到吃的。爹叹口气跟娘说：“难活呀！我在工夫市蹲了一天，也没人雇，卖工夫的穷人成堆啊！”我心想：俺在山东，糠粥灌不饱肚子，到了奉天，为什么还吃不上饭呢？

爹卖不上工夫，只得另找活路。爹对娘说：“听说拣柴禾能卖钱，我领承义拣柴混吃吧！”我忙说：“行！我给爹当帮手！”

打那，俺爷俩扛着逃荒的扁担，早出晚归到野外拾柴。可是，柴禾稀烂贱，拣一天柴卖的钱，仍不够一家吃的。

一天，天下着小雪，小北风象刀子似地刮鼻子打脸，我跟爹跑了二十多里路到北陵周围的大野地拣柴。拣了整整一天，我的手脚冻木了，我见爹的鼻尖冻紫了，胡茬上全是霜疙瘩，就说：“爹，够一挑了，往回赶吧！”爹点点头，我就忙给爹递绳子。哪想这时，忽然跑来一个胖子，身穿长马褂，肚子圆鼓鼓的。他跑到我们眼前，嘴里骂骂叽叽地嚷着：“哪来的穷小子，敢到我地里偷柴禾？”说着一脚就把柴捆

踢开了。我一看这个鼓肚子，跟俺山东老家那狗地主是一个熊样，一样歹毒，就一个高蹦到他跟前，晃着拳头说：“这柴禾是俺挨一天冻拣的，你为啥讹人？”爹用身子挡住我，对他说：“财主，家里正指望这点柴换吃的呢！……”那鼓肚子哪管这些，又高声骂道：“地是老子的，地里的一片草叶都是老子的，宁可让大风刮走，也不许你们穷小子拣！”爹气得胸脯一起一伏，马上去找扁担想揍他，我也忙找石头。那家伙一看不好，拿出火柴把柴禾点着就跑。我和爹赶紧回身扑火，可是，干柴遇火，怎么也扑不灭，眨眼工夫，一天的辛苦化成了灰烬。爹掐着扁担恨得直咬牙。我把拣到的石头狠狠地朝鼓肚子跑的方向抛去。

靠拣柴禾生活不行了。一天，邻居几位大叔跟爹说：“老赵，拣柴不行，大伙凑合几个钱给你租辆洋车拉吧！”爹一想，也没有别的出路，就当上了洋车夫。爹起五更爬半夜，拉着车满城跑，背累驼了，身板更瘦了，不知吃了多少辛苦。如果顺当点，还能挣到点钱买些发霉的棒子面；可遇上坐车的官僚、资本家不给钱，不光白出苦力，忍辱受骂，还要倒交两角五的车租钱。

一天，天都漆黑了，爹还没回来。我一天没吃饭，饿得心里直发慌。可我使劲忍着。我知道娘今天没要到吃的，我要吵嚷饿，娘该伤心了。我坐在门前的小土堆上，用手拄着下巴，睁大眼睛望着胡同口，盼爹快回来。可是，月亮都升得老高了，还不见爹的影子。我心想：爹呀，你怎么还不回来？该不会……我眼前出现一幅幅洋车夫挨军阀、警察毒打的惨景，就不敢再想下去了。只是，心里一个劲地叨念：爹好生生地回来吧……念着念着，我昏昏地倒在土堆上睡着了。

不知过了多少时间，我被弟弟的哭声惊醒，我“急愣”从土炕上爬起来，不由大吃一惊：爹昏迷在炕上，身上青一块紫一块，脸上擦去一大块皮，渗着血珠。我一头扑在爹身上，眼泪不住地流。这时，只听有人说：“别哭了，孩子，要和你娘好好侍候你爹！”我这才发现屋地站着一位农民大叔。大叔把他了解到的爹当天的遭遇说了一遍。原来，爹这天白天没拉着座，晚上来了个军阀张作霖手下的官僚，醉得东倒西歪的，一屁股坐在车子上，说了声“北大营”，就叫爹拉着跑。到了北大营，那个家伙跳下车就走。爹一看是想不给钱白坐车，便拦住说：“老总，拉洋车的生活不容易呀，老婆孩子还等车钱吃饭哪……”

那个家伙一看爹要车钱，便恶狠狠地说：“老子坐车没花过钱，坐你的车是瞧得起你，敢和老子要钱！”说着一脚把爹踢倒，解下皮带就狠劲地抽打。爹再也压制不住心中的怒火，爬起来便向他打去。可是，爹饥饿无力，还是被打倒在地。那个家伙看把爹打昏了，便扬长而去。多亏这位农民大叔把爹救回家。

我跳下炕，一头扎进农民大叔的怀里，抓起他的大手紧紧贴在胸前。俺开始懂得了，在黑洞洞的世道里，官僚老财都是俺的仇人，只有穷苦的哥们才是俺的贴心人，还有啥能比得上这阶级亲呢！

爹经受这样的折磨，一下子病倒了。不久，娘又生了个小弟弟，生活真是黄连又涂上苦胆汁啊！我扛起娘的讨饭筐带着大弟弟四处讨饭。我核计：我已经九岁了，应该给爹娘分点忧了。我故意挺起脖，装成大人样，边讨饭边打听哪里雇人干活。一天，我到一家煎饼铺要饭，掌柜的说，后院有个资本家太太专雇小孩。我打听是什么活计，他说：“哑疔子”，我问啥叫“哑疔子”，掌柜的笑着说：“吃奶！”我更糊涂了，心想，管它什么呢，只要能养活爹、娘、弟弟，吃苦受累俺不怕！

我找到了那个资本家太太，她带答不理地对我

说：“你每天给我咂三回疖子，钱不少给，一回一角钱！”我说：“活在哪？我去干！”她解开衣怀，指着她的奶头旁边一块地方说：“活就在这，你咂吧！”我一看她奶头上生个大疖子，直淌脓水，不由脑袋嗡的一声，没有上前。她一看我不咂，就说：“穷小子，还有个穷干净劲呢，还是没饿够！咂吧，娘老子多给钱！”看，这个臭婆娘多凶，张口就骂人，根本不把咱穷人当人看。我气愤极了。从此，我开始感到，不单地主坏，资本家也是坏东西，我对这个社会的仇恨更深了。

后来，由于生活逼迫，我不得不到一家灯罩铺当学徒。

一进铺门，一股热气迎面扑来。我定了定神一看，屋里有几个镶在炉子上的大水泥池子，炉子和池子都被烧得通红，池子里融化了的玻璃液嘟嘟直冒泡。几位老师傅光着膀子淌着汗，用吹杆吹着玻璃灯罩，几个和我一般大的小兄弟忙着给老师傅当助手。小兄弟们见了我，这个对我眨眨大眼睛，那个跟我点点头。我再往炉边一看，哎呀，怎么还有个兄弟在跪着呢。我向前探着头，悄声问：“小弟弟，谁欺负你啦？”他愤愤地说：“是恶狗！你怎么也往这火坑

里跳呢？……”话音未落，“叭”，迎头飞来一皮鞭，正打在他的肩头上。我正要嚷，突然，衣领被谁揪住了。接着我就被拖到外间，等我站稳，见面前是一个身穿黑褂手拎皮鞭的麻子脸。我见他那凶恶的样子，就把头一扭不理他。麻子脸看我没理他，把鞭子往桌上用力一戳，恶声恶气地开了腔：“小崽子，还有股倔劲呢！告诉你，我是这儿的工头，在这儿学徒，不准怠工，不准调皮，不然就象那个小崽子一样跪着吃鞭头！”接着，他就逼着我在一张“工徒保条”上按上手押，才给我念保条：“学徒三年期满。学徒期间烧死、电死、工伤概与本铺无关。不得违犯铺规，不得中途退铺，否则要赔偿三年伙食费。”我一听肺都气炸了，这分明是俺穷孩子的卖身契啊！

从此，我就和其他五、六个小兄弟一样，成了麻子脸皮鞭下的小奴隶。早上，天不亮就得起来给老板家倒尿盆、生火、烧水。晚上，老板都睡了一觉，我们才拖着疲惫的身子挤在板铺上眯一会儿。每天要干十七小时的活，可是，每月才得到两元工钱。

铺子里是高温作业。我们光着脊梁干活，汗碱蜇膀子象针扎似的。在炽热的火炉前，我们要不停地敲下刚吹好的灯罩的毛茬。毛茬象红火炭似的，进到身

上就烫掉一块皮，我们身上的疤拉眼子都是烫的。要是是件衣服挡挡身体该多好哇！可是，我们哪来的衣服，只得用破草帘子沾上凉水披在身上。

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劳动，还要经常挨打受骂。

一次，铺子里给外城加工一批玻璃簋定货，利钱很大。我们一见老板那疙瘩脸上露出洋洋得意的神情，就知道他又在作发财的美梦，要在我们工人身上打鬼主意了。果然，为了完成这批定货，麻子脸把我们盯得更紧了。看谁干得慢一点，他上去就是一鞭子。我们身上的鞭伤不断出现，碰到水就蜇得火辣辣的疼。这样，穿草帘子“衣服”就不能沾水了，可不沾水既烤得难受，又常被火红的玻璃毛茬烫伤。这哪是劳动，简直是受罪。我们恨透了疙瘩脸和麻子脸。

一天晚上，我们几个小难友，蹲在板铺上，小脑袋碰到一起，核计对付疙瘩脸、麻子脸的办法。这个说：“咱们找机会把他们狠揍一顿出出气！”那个说：“从今个起，咱们尽给他出废活！”还有的说：“咱们不让那些玻璃簋好端端地运走，砸！”大家一核计都赞成先用后一个办法。

夜深人静，我假装上厕所，在老板和工头的窗下听了听，看没什么动静，就向小伙伴们一招手，大家

都蹑手蹑脚地走进堆着几垛玻璃簋的地方。我们屏住气，齐心合力去推垛，只听“哗啦”一声响，几个垛全倒了。霎时，只见老板和工头屋里的灯亮了。等他们跑出来，我们已经贴着墙根撤进屋，躺在板铺上装着“呼呼”睡着了。他们左找右找，找不出人推的痕迹，老板就埋怨起工头，说工头没尽到监督的责任，垛没垛稳被风吹倒了。我们一听，可开心啦。

经过这次斗争，特别是在老师傅的启发下，我开始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咱穷人不能干等着受欺压，要起来跟吸血鬼们斗！从此，我们和老师傅紧紧团结起来，采取各种办法和老板、工头斗争。越斗，我们越勇敢坚强。

一回，我在炉眼上烤灯罩，忽听“叭，叭”的皮鞭声，气得我把手里的活硬往炉眼上贴，灯罩就报废了。麻子脸看到后，气势汹汹地跑过来，举鞭就打，我一点也没害怕，一头向他撞去，差点把他撞到炉子上。他举起吹杆就要打我，这时，老师傅和小伙伴们都愤怒地围上来。麻子脸一看，惹起众怒，没敢再打，口说：“小崽子，等着瞧！”就溜了出去。

第二天，我被开除了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没有悲伤，只有仇恨。我在想：为什么山东的狗地主和北隰

郊外的鼓肚子老财一样坏？为什么烂奶头的资本家太太和灯罩铺的老板、工头一样毒？想来想去，我心头一亮：这个天下是地主、资本家的天下，必须打倒他们，咱穷人才能翻身！

.....

我苦难的童年终于结束了。毛主席、共产党把我从苦海中拯救出来。我成为新中国工人阶级的一员，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我的四个孩子都分别加入了党、团组织，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着力量。我的三孩子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，走上了与贫下中农相结合的道路，在广阔天地里茁壮成长。

现在，我在学校当工宣队员，看到孩子们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幸福的生活，我打心眼里高兴。可是，我也看到阶级敌人和我们争夺青少年的斗争也是很激烈的。如他们散布“读书做官”、“智育第一”等资产阶级法权观念，妄图诱使青少年走追名求利、升官发财的邪路；他们鼓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，甚至用金钱物质引诱青少年，妄图从生活上打开缺口，使青少年蜕化变质。一句话，他们妄想使缺少经验的青少年成为他们的接班人。林彪这个坏蛋正是这样干的，在他的黑笔记中就亲笔写下了“诱：以官，禄，德”的黑

话。这从反面告诉我们：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，为了使孩子们不再给地主资产阶级当牛做马，我们少年儿童要好好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，自觉地破除资产阶级法权观念，抵制资产阶级的物质引诱，同资产阶级腐蚀进行旗帜鲜明的斗争，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，使我们国家千秋万代永不变色！

就是不进贡

本溪矿务局党委副书记郭金秀 口述

溪矿宣 整理

同学们！旧社会，地主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是啥样？你们生活在新社会没有经历过。这里，我就给同学们讲一段我童年的经历。

我的老家在山东。我六岁的时候，爸爸领着我们全家逃荒到了抚顺。爸爸在抚顺煤矿当矿工。一次煤矿发生冒顶事故，爸爸被砸伤。砸伤后，日本资本家不仅不给治，还逼着爸爸下矿井劳动。爸爸跟他们讲理，他们竟蛮横地说：“砸伤了，脑袋不是没掉吗？脑袋没掉，就得下矿井！”爸爸一听两眼直冒火，气愤地说：“你们这是榨干了我的血汗，还要敲骨吸髓！你们嘴讲‘王道’，这简直是‘吃人道’！”他们看爸爸敢反抗，立即暴跳起来，说爸爸是“反满抗日”，并扬言要找矿警队把爸爸押进狼狗圈喂狼狗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爸爸忍着伤痛，在深夜里，和我